

第一章 怪談

「妳看，崔志還在練習呢！真是賣力。」

「當然啦，人家可是種子選手耶。」

「拜託，身材才是重點。妳們看，他的身材多勻稱，男生就是要這樣有一點點肌肉才好看，還是流線型的，多棒啊！」

「妳又發花癡啊？人家才看不上妳呢！」

幾個女生嬉笑著走過泳池邊，身上披著白色的大浴巾，還不時用浴巾擦著身上的水，看來剛游完泳。而她們的目光卻不時飄向泳池裡一水下的人影正以標準的自由式快速地游向對岸，對岸邊的事好像完全沒有察覺。

等到幾個女生的身影消失在更衣室通道後，被談論的男生才上了岸，扯下泳帽，輕輕的撥弄著已經濕透的頭髮，微微捲曲的髮絲不斷有水滴落，水珠落在他臉上，發出晶瑩的光，襯托得那張俊俏的臉龐更加完美，高挑而勻稱的身材，隱隱約約呈現出肌肉的線條，不知情的人大概會以為他是模特兒。

「崔志，我們要走了！」

兩個側背著背包的男生站在男更衣室通道口，其中一個正揮手對站在泳池邊的崔志喊著。

「你們先走吧，我再練一會兒。」崔志笑著擺了擺手。

「可是……」

那男生剛想說什麼，突然感覺到衣服被拉了一下，轉頭一看，同伴正對他拚命使著眼色。

隨後，那個使眼色的男生轉過頭對崔志喊道：「那我們先走了，你也別練太晚啊！」說完便拉著一旁還在發呆的朋友走向更衣室，邊走邊壓低聲音說：「區裡的比賽馬上就要到了，就讓他練習吧。」

「他都練了大半天了，不累啊？」

「你不知道那件事嗎？他想練就讓他練吧，分分心也好。」

「哦！對哦，你不說我都忘了。」男生好像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猛地點了點頭，

「你說的也對，就讓他練吧。」

泳池邊，崔志目送那兩個男生消失在通道裡，隨即斂起笑容，轉過頭，直勾勾地看著泳池裡蕩漾的藍色水波，猛地一頭栽了進去……

黃昏金色的光線撒遍了游泳館的每個角落，連池中的水都被它暈染，閃耀著金光，池中的人破水而出，頭髮連同被甩出去的水珠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在夕陽下折射出七彩的美麗光芒。

崔志獨自一人站在泳池中央，抬起雙手將濕漉漉的頭髮全部向後理去，隨後抹掉臉上的水，側過臉看了看窗外。

「沒想到竟然這麼晚了……」崔志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隨後轉身向岸邊走去。

「小志……」

崔志猛地停下腳步，他似乎聽到一個聲音，一個女人的聲音……

「小志……」

聲音再次在耳邊響起，讓崔志的神經瞬間繃緊。他的臉上露出一絲驚恐，轉頭四處查看，游泳館雖大，卻沒有藏人的地方，再三確認之後，一股涼意竄上了他的背脊。

「小志……」

女人的聲音再度幽幽響起。聲音縹渺如同盤旋在館中，但是又清晰地好像就在他耳邊說話一樣，詭異得讓人害怕。

「誰？誰在那裡？快給我出來！」崔志的聲音雖大，卻明顯在顫抖，他的目光搜索著游泳館的每個角落，可惜空盪盪的館內一道人影也沒有。

「我的耐性有限！快出來！」他喝道，狂跳的心臟讓他明白自己是恐懼的。

一陣沉寂……

館中除了水波微微蕩漾的聲音外，什麼也沒有。崔志再次環視四周，也許，那個開玩笑的人已經走了吧，這樣想著，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小志……是我啊，難道你忘記我了嗎？」女人幽怨的聲音再次響起。

崔志臉色蒼白的呆在原地，身體的顫抖顯示出真真切切發自內心的害怕。

「這聲音……難道是……小惠……」

崔志顫抖著唇，斷斷續續吐出幾個字。不可能，不可能是她！她已經……

「小志，還記得我們的誓言嗎？」

那幽怨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欣喜，在崔志的腦中迴盪著。不會的！這不可能！睜大的雙眼中，瞳孔不斷地收縮著，恐懼吞噬掉一切的感覺。

趕快離開這裡！

這是崔志腦中唯一的念頭。他想抬起腿，卻動不了。齊腰的水阻力再強，也不可能讓他連腿都抬不起來啊？不對……這感覺……好像是有人正拉住自己的腳……

他緩緩低下頭，立刻倒抽了一口冷氣！

只見一個女人正死死地抱著自己的腿，猙獰的笑臉緊貼著他的腰部，抬頭看著他，半長的頭髮散在水中，像蛇一般地扭曲著。那張死灰的臉上，眼睛睜得奇大，微小的瞳孔發出青色的光，她的腰部以下彌漫著一團黑煙，卻沒有被水沖散，而是凝聚在一起。

「小……小惠！」崔志驚恐的叫了出來。

女人咧嘴笑了，似乎見到了期待已久的東西。蒼白的手臂緊緊地抓著崔志的腿，指甲幾乎要陷進他的肉裡。「我來接你了，小志……」

「大新聞！大新聞！」

劉儀大叫著跑進教室。她就是這麼愛大驚小怪，我早就習慣了，繼續翻著手上的書，沒有理她。

「月心，聽說了嗎？」劉儀衝過來，激動的握住我的肩膀，似乎在抗議我的毫無反應。

「什麼啦？」

「崔志死了！」

「誰？」

「不會吧？你連他都不知道？游泳社的種子選手崔志啊！他是我們學校的游泳代表，而且還是游泳社的第一帥哥耶。」劉儀露出震驚的神色，就像我不知道有這號人物天就會塌下來一樣。「今天早上，他的屍體被人發現在游泳池裡！」

難怪早上一進門就看到這麼多輛警車，原來是出了那麼大的事。我放下手上的書，抬起頭看著劉儀。

我還沒開口，她又急著說道：「據說他是溺死的，被人發現的時候，他的屍體面朝下浮在泳池中央，法醫判定他的死亡時間是昨天下午五點到七點之間。」

「你怎麼知道得這麼詳細？」我好奇的問。

「小姐，我可是連○○七都要叫我前輩的超級情報員耶，有什麼事是我不知道的？」劉儀頗為自豪地抬起下巴，「我還是學校新聞社的榮譽社員呢！」

所以說……就是超級狗仔的意思！我無奈地笑了笑，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對，困惑問道：「不過真奇怪，游泳社的健將怎麼會溺死？」

「就是啊！我也這麼想。」劉儀抬手摸著下巴，作沉思狀，「聽說他張著嘴巴，眼睛瞪得老大，臉孔扭曲，好像死的時候看到什麼恐怖的東西一樣……」

「恐怖的東西……」我有些疑惑，「我們學校會有什麼恐怖的東西？」

「嘿嘿，這你就不知道了吧？」劉儀詭異的一笑，雙眼閃閃發光。我知道，自己問到她最感興趣的問題了，她可是不折不扣的靈學迷。

「你聽說過『染血的泳池』嗎？」她的嘴角勾起一個陰森的弧度。

「染血的泳池？那是什麼東西？」我好奇的問。

「據說，在每天下午六點四十五分的時候，游泳池裡的水會變成一片血紅，而在那片血水中浮動的無數冤魂，會將所有靠近的人都拖下去……」劉儀故意壓低嗓子，幽幽的說道。

我沉默許久，半晌才開口，「劉儀，你再講鬼故事嗎？」

「什麼呀，你太誇張了吧？」劉儀翻了個白眼，「這是我們學校七不思議其中之一，別告訴我你連這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明知道這樣的回答會換來她第二個白眼，可我還是老實說。

「天啊！你是不是我們學校的啊？」劉儀差點暈倒，隨即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出教室。

「去哪？」被她一路拉出去好遠，眼看都要跑出教學大樓了，我才忍不住問。

「去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她轉過頭來嘿嘿一笑，讓我全身寒毛都豎了起來。「趁這個機會，去一個可以解答你疑問的地方。」

被劉儀拉著左轉右轉，繞得我頭暈腦脹，最終的目的地是一棟我見都沒見過的舊教室，真想不通我們學校裡怎麼還會有這麼個地方，如此偏僻，就連經常在校園裡逛的我都不知道。

這棟三層的白色建築外表已經有點老舊，木製的結構像是早期的教堂。劉儀邊領著我進去，邊解釋這棟樓的來歷。

她說這是我們學校的前身，以前是一個傳教士開設的學堂，從民國前期就保存至今，可以說是老古董了，不過由於建築太過老舊，為了安全起見，現在只有一個社團使用這裡。

「什麼社團？」我有些好奇。

劉儀詭異一笑，「妳等一下就知道了。」

不知為什麼，我感覺冷汗直流，每次她露出這樣的的表情準沒好事，再加上腳下的木製樓梯被我們踩得吱呀直響，聲音迴盪在死寂的空間裡，恐怖氣氛真是飄到了最高點，這種時候不管跑出什麼，我都不覺得奇怪，唯一奇怪的是，什麼樣的社團會設在這裡？

走到三樓，這已經是頂樓了，一條長長的走廊在面前展開，走廊兩邊是幾扇緊閉的門，走廊盡頭的牆壁清楚的告訴我，這裡已經沒有路了。

劉儀走到其中一扇門前，抬手敲了幾下，我注意到門邊貼著塊牌子，上面寫著「怪談社」，還故意在字的旁邊加了幾朵鬼火！我怎麼不知道我們學校有這個社團？

「開門，我帶人來了。」

劉儀的話剛落，門就開了三分之一，一張臃腫的臉和一對細小的眼睛立刻出現在門後，上下打量我們幾下後，那人終於開了門。

「看什麼看，動作那麼慢，你防賊嗎？」劉儀伸手將門完全推開，瞪了胖子一眼，大步走了進去。

「哪有啊，早知道是劉儀大小姐來了，我馬上下樓去接。」

胖子跟在劉儀身後一個勁地陪笑臉，令我不禁聯想到歷史劇裡總是拍人馬屁的公公。

也許是聽到了我捂嘴悶笑的聲音，胖子轉過頭來瞟了我一眼，那雙細小的眼睛從上到下掃描了我好幾分鐘，半晌，才沒什麼情緒的道：「這人是誰呀？」

「就是我上次說的人。」劉儀一進門就四處張望，好像在找什麼。

趁此機會，我看了看屋裡的情形：從外面看不出來，裡面卻挺大的，正對著門口的牆上還有一扇緊閉的門，角落裡堆著幾張很久沒用的桌椅，幾個鐵櫃靠牆擺著，上面滿是斑駁的痕跡。房間中央放置一張大方桌，一男一女正坐在桌前看書。看到我們進來，女生抬起頭對我們笑了笑，而旁邊的男生似乎沒料到會有人來，愣了半晌才對我們擺了擺手。

「我來介紹一下。」劉儀走到他們的旁邊，「這位是蔡潔，大一。妳後面的胖子叫郭超，是大二的。」

郭超沒有理我，獨自走到一邊坐下，而劉儀則跑到一旁的資料架上翻著什麼東西。此時，那個叫蔡潔的女生笑盈盈地走到我面前，做著自我介紹。她的聲音很輕，就像她的人一樣小小的，而一開始坐在她身邊的男生只簡單的說他叫楊陸奇。我禮貌的打了招呼之後，才仔細打量三人：蔡潔是個可愛的女孩子，留著俏皮的短髮，模樣十分招人喜愛，特別是她笑的時候，給人很甜的感覺，只是，她說話的聲音太輕柔，好像很害羞似的；楊陸奇是個高瘦的男生，他的樣子很難形容，應該說，屬於扔進人群裡就找不到的那種，真要說他有什麼特點的話，那就只有

那雙眼睛了，看起來好像總是沒睡飽的樣子；至於那個胖子，一雙瞇瞇眼老是喜歡用斜眼看人，一副欠扁樣，我連多看一眼都不想。

「社長呢？」劉儀放下手中的資料，開口問道。

「在社長室呢……」

胖子指了指對面那扇緊閉的門，他說話出奇的慢，聽得人有些不耐。還沒等他說完，劉儀已經拉著我直衝向那間房間，連門都不敲就闖了進去。

「社長！我帶人來了……」

然而眼前出現的畫面，讓我的腦袋一片空白，連下巴都快嚇掉了……

一個女生緊貼著一個靠著桌子的男生，女生的頭髮很長，很柔也很順，如同烏黑的瀑布，雖然我只看到她的側面，但是我可以確定，這個女生非常漂亮，高挺的鼻梁，優美的臉形，絕對是個少見的美人，而且她的身材也非常的好。

兩人的臉貼得很近，女生半仰著頭，微睜的雙眸滿含秋波地望著比她高出半個頭的男生，豐滿的胸脯貼在男生身上，雙手撐在對方身後的桌子。而那男生微微彎了腰，低著頭和女生凝望，額前的劉海擋不住他那雙黑曜石般的眸子裡閃爍的光！恐怕，那嬌豔欲滴的雙唇，令誰都無法抗拒吧？

不知是這景象太讓我震撼，還是男主角太讓我吃驚，過了半晌，我才回過神來，叫出一個名字。

「林了緣！」

從來不知道我的分貝竟然可以這麼高，也許整棟舊教室都傳遍了我的聲音，只是隨之而來的眾多視線，讓我的頭一下子抬不起來。

「你女朋友？」長髮美女轉頭看著我，疑惑的問林了緣，平靜的語氣好像看戲的觀眾。

「當然不是，同學罷了。」林了緣輕輕地捏了捏美女小巧的下巴，隨後抬起頭來看著我，露出一個壞笑，瞇起的眼睛模糊了他的眼神，令那躲在睫毛後的眼睛看起來分外詭異。

長髮美女露出一個嬌柔的微笑，隨後眼神一飄，似乎注意到我旁邊的劉儀，開口問道：「劉儀，這位是……」

「啊，就是我上次說的人，司徒月心！」劉儀像是這才回過神來，急忙介紹，「這位是我們的社長，關雅媛。」

「社長？」

我呆呆地看著眼前這個剛從林了緣身上挪開身體的美女，一雙皓眸蕩漾著水一般誘人的秋波，白皙如同瓷器的肌膚不帶一點瑕疵，朱紅的雙唇勾勒著性感的線條，一頭烏黑柔順的長髮直垂到腰間，隨著曼妙的身材動作而微微擺動，渾身上下散發著成熟且誘人的氣息。

「妳就是司徒月心？」關雅媛似乎對我很有興趣，一聽到我的名字，立刻露出笑容，走到我面前，伸出一隻玉手，「早就聽聞妳的大名，這次有劉儀幫忙把妳帶來，真是太好了。」

劉儀故意用手肘頂了頂我，我才反應過來，人家的手已經在我面前停留很久了。

我趕忙伸出手，和她相握。

「呵呵，月心好像有點緊張喔。」說著，關雅媛轉頭瞟了一眼臉上依舊掛著笑的林了緣。「放心吧，我們沒什麼的。」說完，她放開手，從我身邊緩緩走過，就在與我擦身的瞬間，突然轉過頭，湊近我的耳邊，壓低聲音說道：「不過，妳的男朋友還真帥呢。」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激動的話語再次脫口而出，我這才發現自己又變成眾人關注的焦點，讓我臉上的燥熱如同被撒哈拉沙漠裡的太陽烤過一樣。

就在我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的時候，林了緣走到我身後，輕輕拍了拍我的頭，語氣中的笑意清晰可辨。

「月心，妳否認得這麼快，反而會被人家懷疑呢……要不要我幫妳解釋？不然妳求我的話，我也是可以勉為其難做妳的男朋友啦……」

我額頭上的青筋大概已經爆出了個十字路口，都是因為這傢伙，害我連丟兩次臉，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

「林了緣，你怎麼會在這裡？」我咬牙切齒的問道。

「是我請林同學來的。」意外的，開口的竟然是關雅媛，而林了緣只是微笑著站在我身邊，對她擺了擺手眨了下眼睛。

「現在人都到齊了，我們的社團活動可以開始了，」關雅媛的表情頗為開心，走到桌邊面對著我們，「首先，讓我們歡迎新入社的同學司徒月心，以及我們的榮譽社員林了緣。」

「等等！我什麼時候入社的？」我趕緊打斷她的話。

「這個嘛，」關雅媛笑著從一疊紙中翻出一張，舉在手上，「妳是我們特別推薦的社員，所以入社允許很快就下來了。妳看，妳的入社申請資料還在這裡。」說著，她將手中的紙遞到我面前。

我趕忙接過來。果然，所有的資料欄都已經填好了，但這絕對不是我的字跡，只是，在申請人簽名欄上，又的確是我的字。

我看了一呆，資料欄裡填寫的資料一字不差，將我的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只是這娟秀的字跡我越看越眼熟，猛地想起來，這不是劉儀的字嗎？

突然想起前兩天她拿來一堆什麼市場調查的表格叫我簽名，說是為了完成打工的任務，當時那一大堆紙，我只草草看了上面兩張，因為內容實在太無聊，再加上劉儀一直在旁邊說廢話，於是我就隨便簽名，以求打發她，看來是上了她的當，無意間簽了賣身契！

我氣得轉過頭一把抓住剛想開溜的劉儀，「劉儀，妳……」

話還沒說完，關雅媛卻突然抽走了我手上的那張賣身契，折起來後收進自己的口袋，隨後拋給我一個嫵媚的壞笑。

「無論如何，我已經接受了妳的入社申請，現在妳已經是我們的社員啦。」

「可是，這申請是劉儀……」我把她像拎小貓似地提了過來，急急辯解道。

「可這上面有妳的親筆簽名，不是嗎？」關雅媛的笑容更盛了，轉身走到桌邊。她們……她們是串通好的！我這才醒悟過來，看著劉儀一臉歉意，像隻貓似的撒

著嬌，而關雅媛則一臉得意的微笑……很好！現在不管我說什麼都沒用了。天啊！這就是交友不慎的悲慘下場啊！

「哎呀，今天人真多呀。」

說話間，門一開進來一位老者，說他老，其實有點誇張，也不過五十歲左右，只是兩鬢有些斑白，鼻梁上架著一副無框的圓眼鏡，慈祥的笑容擠得他額頭上的皺紋更明顯了。

「徐老師，你來了。」關雅媛笑盈盈地轉過身，其他人也都站了起來。

「沒關係，我只是來看看，你們聊你們的。」那人微笑著點了點頭，模樣非常有親和力。

「我來介紹一下。」關雅媛轉過頭，微笑著對我們說：「這位是我們社的指導老師，徐建業老師。」

「徐建業？這名字怎麼這麼耳熟？」我低聲輕喃。

「是副校長啊！」劉儀用手肘頂了下我的腰，咬牙說道。

「啊副校長」我驚訝的幾乎叫了出來，猛地被劉儀捂住嘴。

「沒關係，妳不用那麼緊張。」關雅媛笑著擺了擺手，「徐老師很隨和的，以前我們建社的時候，沒有老師肯做我們的指導老師，本來還以為這個社辦不成了，幸好有徐老師同意，還幫我們借了這裡做為社團活動教室。」

「呵呵，沒什麼，沒什麼。」副校長微笑著走到桌子旁，拉了張椅子坐下，「其實我這個指導老師是掛名的，除了過來看看也沒什麼可做的，你們說你們的吧。」

「好了，既然社員都已經到齊，那麼現在來公佈我們接下來的社團活動。」關雅媛詭異地一笑，「我們這次的目標是：學園七不思議！」

房間裡一下靜了下來，連每個人的呼吸都清晰可辨，從其他人的臉上我讀到了一絲震驚。我不解地問道：「那個……什麼是學園七不思議？」

關雅媛微微一笑，「看來我還是得詳細介紹一下，我們學校最著名的靈異事件——首先是『染血的泳池』。以前有一個非常怕水的男學生，游泳怎麼學也學不會，結果教練強制他練習，卻留他一個人在泳池裡，逕自去上廁所，等教練上完廁所回來，卻發現那名學生已經溺死了，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泳池的水被染得一片血紅，那時正是晚上六點四十五分。從那以後，每到這個時間，泳池裡的水會變得血紅，而在那片血水中的冤魂，會將所有靠近的人都拖下去……

「然後是『廁所女鬼』。在主教學大樓三樓最裡面那間女廁的最後一間，曾有一個女學生因為感情問題在那裡割腕自殺，以後，只要打開那間廁所，或者看洗手台上的鏡子時，就會看到死去的女學生一臉鐵青地站在自己身後。據說見過的人不少，學校還為此將這間廁所封閉，一直到现在。」

稍作停頓，關雅媛的目光從每個人身上掃過後，才繼續說：「接下來是『靈異圖書館』。我們學校圖書館是對外開放的，閉館時間是晚上六點，閉館前管理員會巡視圖書館，檢查是否還有人逗留，但只有週四不會巡查，據說是因為每到週四，圖書館內就會有一道白色的影子到處遊蕩，你明明看到書架對面有人，但轉過去就消失了，或是看到書架的對面，只有一顆頭顱懸空飄浮著……

「還有『塔樓喪鐘』。我們所在的這棟教室，樓的樓頂掛著一口古鐘，是以前傳教士召集學生上課時用的，但由於年代久遠，這口鐘現在已經不用了，但它最後一次響起時卻成了喪鐘。聽到鐘聲響起而聚集過來的人們，在樓前發現了一具跳樓自殺的屍體，而那口鐘在無人拉扯的情況下卻一直響了許久……

「再來是『實驗室冤魂』。起因是一場事故，學生們在化學實驗室裡做氫氣實驗，有個學生原本只是想開开玩笑，結果一瓶氫氣真的爆炸了，而且炸斷了一個同學的手腕。這名學生立即被送到醫院，可惜最終還是因為失血過多而死，不過他的斷臂一直都沒有找到。此後，常常有學生在實驗室裡看到一隻四處遊蕩的手腕，也許，它還在尋找分離的身體……

「最後一個是『魔的十三階樓梯』。商管大樓是一棟七層樓的建築，這棟灰色建築是民初建成的，也是我們學校的指標性建築之一。每一層的轉角樓梯都是十二階，但是，每到晚上，如果你有心去走頂樓的那個樓梯，邊走邊數的話，原來應該是十二階的樓梯，會變成十三階，而所有踏上第十三階樓梯的人都沒有再出現過……

聽故事的過程中，房間裡非常的安靜，即便是在關雅媛停止講述之後，所有人都像陷入了思考，其中也包括我。仔細回想這些故事，我突然發現有點不太對。

「不是說七不思議嗎？怎麼只有六個？」我疑惑的問。

關雅媛的嘴角立刻牽起一個詭異的弧度，一雙媚眼閃爍著奇異的光。

「第七個不思議：傳說如果有人解開六個不思議的謎團，死神就會將那個人帶到地獄……」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在她說完這些話的時候，房間裡的溫度似乎下降了很多。所有人的表情都是說不出的怪異：關雅媛一臉古怪的微笑，蔡潔顯現出一絲害怕，胖子郭超正瞇著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楊陸奇依舊發著呆，都不知道他剛才有沒有在聽，副校長收斂了笑容，靜靜地看著我們，劉儀則是一副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樣子，而林了緣則背靠著門，一臉無趣地望著窗外。

「而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證實六個不思議的存在，並將背後隱藏的真相公諸於眾！」關雅媛的語氣頗為亢奮。

「那個……不覺得太危險了嗎？」我遲疑道。

「怎麼會？」關雅媛射來一道犀利的目光，「難道妳真的相信這些嚇唬人的故事？這學校裡有多少人期望可以破解第七個不思議，可惜沒有一個人成功，只要我們能夠破解它的謎題，就是揚名的最好機會！」

「可是現在已經死了一個人了……」蔡潔的聲音有點顫抖，「染血的泳池……」

「我也這麼覺得，也許現在並不是一個合適的時機。」許久沒有說話的林了緣終於出聲，他竟然會反對，這倒讓我頗為吃驚。

「不，現在才是最好的機會，在這個學園七不思議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

「美女就是固執呢。」林了緣雙手枕在腦後，與我和劉儀一起走在返回教學大樓的路上。

「你還說呢！」我給他一個白眼，「我問你，你怎麼會跑去那裡？怎麼認識關雅媛的？」

「喲，妳這是在吃醋嗎？」他一臉賊笑。

「我吃你的醋？作夢！」我對他做了一個鬼臉，看他一臉得意的樣子，就讓我覺得很不爽。

「嘿嘿，只要是美女的邀請，我都不會拒絕的。」林了緣吊兒郎當地說道。

「那倒是，社長可是學校公認的美女，追她的人可以擠滿一個體育館了。」劉儀也笑得很怪，「不過，她好像是工作狂，老是泡在社裡。」

「既然她有那麼多仰慕者，怎麼這社團的人那麼少？」我好奇地問。

「唉！」劉儀歎了口氣，「還不是因為我們社長大人拒絕那些空有仰慕之心，而沒有真正誠意的人，再說，能進我們社的人可都不是一般人喔。」

「什麼意思？」我問道。

「比如說那個胖子郭超，別看他一副討人厭的樣子，他可是學校攝影冠軍，拍照技術可是一極棒，還有蔡潔，她擁有通靈體質，聽說她們家祖上是做乩童的！」劉儀一臉神祕地說道。

「那我呢？是不是妳說出去的？」我冷笑地看著她。

「哎呀，這個嘛……」劉儀擦著額頭的汗，逃避我的視線，「那天社團活動要講自己的靈異體驗，我實在沒什麼好說的，就套用妳的，沒想到一下就被發現了……迫於社長的淫威……」

「啊？我跟妳十年多的交情，竟然抵不過你們社長，妳就這樣把我賣了！」我一把掐住她的脖子，咬牙說道。

「我……我也沒辦法啊！」劉儀哀號，「社長說，這樣的人才，要我無論如何也要拉來啊！再說，我們社團因為人數太少，面臨解散，可是社長又不肯隨便讓人入社，好不容易有讓她滿意的人，我也是迫於無奈……」

「好了、好了，」林了緣將我們兩個拉開，「如果真的不喜歡，就掛個名好了，她又不能拿妳怎麼樣。」

「看來現在也只能這樣了……」我無奈的歎了口氣，「不過為了安慰我受傷的心靈，妳要請我吃哈根達斯。」

「沒問題！」

第二章 血池

「鈴一」

最後一節課的下課鈴在四點三十分準時響起，整理好東西，我正準備回家，剛站起身，劉儀已經躍到了我面前，動作之快，恐怕連猴子都甘拜下風，而一同被攔截的，還有剛睡醒的林了緣。

「一起去個地方吧！」

劉儀丟下一句話，就拉著我們兩個完全搞不清楚狀況的人跑，沒多久眼前就出現了一棟大型建築，門前還拉著幾條黃色的警戒線，提醒人繞路而行。

「游泳館？」我甩開劉儀的手停下腳步，「到這裡來幹麼？」

「來調查啊！」她眨了眨眼，一臉不懷好意的笑容。

「現在？才剛出事，我們怎麼進去？」

「山人自有妙計～～」

跟著她繞到游泳館的後面，一個男生正焦急的左顧右盼，一見到我們，趕緊跑了過來。

「劉儀，妳怎麼這麼晚啊？快點！快點！」

男生匆匆將我們領進一扇小門，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後，一股濃重的漂白水味撲鼻而來。

「妳遲到了十分鐘！」男生邊走邊小聲抱怨。

「哎呀，教授拖課啊！」劉儀吐了吐舌頭，「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小齊，是大一的學弟，也是游泳社的新人。」

男生覲覦地點頭笑了笑，搔了搔腦袋。

「我們是在補習班認識的，他就坐我後面。」劉儀又說。

「今天剛好是我值日，其實本來是不用來的，不過劉儀她拜託了我很久……」小齊越說臉越紅，還不停地偷瞄劉儀。

一看就知道，又是利用美色之便！不過，這也是劉儀有本錢，我也沒啥好說的！

「前面就是游泳池了，警察下午剛走，裏面可能比較亂。」

話才說完，一池碧水就出現在我們面前，微微蕩漾著柔和的光。如果不是知道裡面死過人，還真想跳下去好好游一番。游泳池邊圍著幾條黃色的警戒線，看樣子，這裡要關上好一陣子了。

「屍體就是在這裡被發現的？」劉儀拿著照相機使勁的拍，看她那股興奮勁，真是天生記者的料。

「嗯。」小齊點了點頭，「不過具體情況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繞著游泳池畔轉了兩圈，除了腳印比較多外，似乎沒什麼特別的地方，只好晃到林了緣身邊，輕輕拍了他一下。

「喂，有沒有發現什麼不乾淨的東西？」

「妳當我雷達啊？」他沒好氣的丟給我一個白眼。

「你不是高僧嗎？」我扮了個鬼臉，刻意壓低聲音。

「別亂說，我是普通人。」

林了緣把我趕到一邊，剛想回敬他一句，眼角餘光卻掃到二樓的平台上似乎有什麼東西，定睛一看，也只能看到一點白色。好奇之餘，我趕緊拉著林了緣跑上二樓。

遠遠的，我看到地上放著一束白色的小野菊，走近一看，才發現花還很新鮮，似乎被擺在這裡不久，莖部用一條白色的棉繩捆著，看樣子不像是在花店買的。

「怎麼會有束花在這裡？」我捧起小野菊，仔細看了看。

「妳來看這裏。」

林了緣正站在平台的邊緣，倚著護欄，身子微微向前傾，好像下面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我走到他身邊，這才發現，從平台上望去，整個游泳館一覽無遺，明亮的陽光從游泳館高處的窗口射入，溫柔地覆蓋在碧波上，星星點點的光好像裝飾在藍色輕紗上的鑽石。

「真漂亮……」也許是看得入迷，我不知不覺地讚歎道。

「不是叫妳看風景，妳看這束花擺的位置。」林了緣指著小野菊剛才放置的地方，再往前延伸到泳池中間，「妳看到沒有，這束花擺的位置正好直直對著泳池的中央，不論是從這花的意義，還是放的位置來看，很明顯是在祭拜崔志。」

「祭拜崔志？那會是誰呢？」

「這個問題，問他不就知道了。」

他指向那個正在泳池邊無所事事的人一小齊。

「小齊，除了我們以外，還有人來過這裏嗎？」下樓後，林了緣問道。

聽到他的問題，小齊的表情有點意外，「沒有，警察離開之後，應該沒有人來過。」

「那鑰匙除了你之外，還有其他人有嗎？」

小齊再次搖了搖頭，「這鑰匙只有兩副，一副在學校管理員那裡，一副由我們社團值日的人輪流保管，我過來開門才十多分鐘，之前應該不太可能有人來。」

「那會是誰？」我喃喃自語，看著手中的小野菊，毫無頭緒。

「能不能帶我們去更衣室看看？」說著，林了緣已經拉著我走向更衣室。

「對嘛，反正現在也沒人，我們也可以進男更衣室哦！」說完，劉儀挽著小齊的手，不由分說地拉著他直往男更衣室跑。

男更衣室裡，牆的兩邊整齊的擺著數十個更衣櫃，寬敞的走道中間放置兩張長木凳，由於採挑高設計，所以整個空間顯得十分寬敞明亮。

「崔志的更衣櫃是哪個？」林了緣問道。

「這個。」小齊走到其中一個櫃子前，敲了敲，發出「啪啪」的空洞聲音。

「能打開嗎？」

「這個……不太好吧……」小齊似乎有點為難。

「我們只是為了查資料嘛，又不是要做壞事，而且他現在人都不在了，沒關係啦！」

劉儀媚眼一拋，嬌嗲的聲音才出口，小齊的骨頭就酥了大半，立刻乖乖地拿出鑰匙開門，隨著清脆的「喀噠」一聲，青色的鐵門徐徐打開……

簡單的上下兩層式構造，放了些疊好的衣服和部分雜物，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翻了半天也沒找出什麼來。

「看來是沒什麼線索了……」

我歎了口氣，剛轉過頭，一張臉赫然出現在面前，差點嚇出一身冷汗。仔細一看，原來是面鏡子，鏡子裡倒映出我的身影。

「妳幹什麼呀，大驚小怪的！」劉儀拍著胸口，看來她也被我嚇了一跳。

「沒事，沒事。」

歉然一笑，我轉過頭，剛想給那面嚇人的鏡子一個教訓，卻突然被鏡子旁邊釘著的一張照片吸引住了。

照片上有三男三女，約二十歲出頭的樣子，彼此緊靠著，即使裹著嚴嚴實實的冬裝，也掩蓋不住那一臉燦爛的笑容。

「這就是崔志。」小齊指著照片中間的男生說道。

照片上的崔志是三個男生中最搶眼的，不論外貌還是氣質都很吸引人，那份讓人無法拒絕的魅力，如同籠罩著他的光環。

「這是誰？」我指著照片上站在崔志身邊的女生。

「那是小惠。」小齊看了一眼，「崔志的女朋友。」

「那這花會不會是她送的？」

沒想到我的一句話，竟然讓小齊露出驚恐的表情，「別開玩笑了！妳不知道那件事啊？」

「哪件事？」我奇怪地問道。

「對了，妳不是我們游泳社的。」小齊露出一個「差點忘了」的表情，「我告訴妳哦，小惠啊，一個月前就死了！是心臟病發，因為是先天的，突然就……唉，崔志很愛小惠，所以在她面前，我們都盡量不提這件事，這已經是游泳社公開的祕密了。」

「女朋友死後一個月，跟著就出事……」看著這張洋溢著歡樂的照片，我忽然覺得感傷！照片上有兩個人已經死了啊。

「那另外的幾個人是誰？」林了緣指著照片問道。

「左邊那一對是趙毅和何靈，右邊的是王亞軍和鄭娟。」劉儀湊上前，一個一個介紹著。

「妳怎麼知道的？」聞言，我挑起眉。這女人不會真的打算去當狗仔吧？

「我可是新聞社的王牌，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劉儀頗自豪地昂起頭，接著說：「這樣的帥哥組合很少見，他們三個從高中開始就是好友，一起考上同一所大學，不過不同系，曾經在我們學校轟動一時呢！而且趙毅和王亞軍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身邊女生不斷，這兩個可以算是他們的正牌女友了。」

「那這花會不會是他們送的？」這只是我的猜測，因為似乎找不出更合適的人了。

「有這個可能，但他們是怎麼進來的，這就是個問題了。」林了緣托著下巴沉思。

「這有什麼難的？去問他們不就好了。而且我覺得，他們跟崔志的死可能有點關係。」劉儀一臉狡詐，我看，她也挺適合加入戲劇社的。

「現在到底是謀殺還是自殺，警方都還沒定論，妳起個什麼勁？」我沒好氣地睨了她一眼。

「我又沒說一定是他們殺的……」劉儀笑著回了我一句，突然，她好像想起了什麼，趕忙看了下手上的錶，大呼一聲，「慘了！時間到了！」

還沒等我們幾個反應過來，她已經拉著我們跑了出去，一直跑到游泳池邊才停下來，再次看了看錶，一臉欣慰的說道：「還好，還來得及。」

「妳做什麼啊？」我喘著氣問。

「時間馬上就要到了。」她笑得十分詭異。

「不覺得站到二樓平台上會更好嗎？」林了緣指了指二樓。

「對哦！上面的視野更好而且更安全呢！」說著，她又拉著我們跑上平台，挑了個中間的位子。

「妳……難道是想看『染血的泳池』？」我恍然大悟。是呀，算算時間也差不多了。

「賓果！」劉儀彈了個響指，「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傳說到底是真是假。」

「別……別鬧了！」小齊一聽，聲音都抖了，一個踉蹌向後退了好幾步，「這……這太危險了，這裡才剛死了人啊！我……我可不陪你們瘋，我要先走了！」

「你現在走也來不及了，時間到了一」

隨著她的話音落下，四周突然沉寂了下來，館內的光線開始轉暗，剛才還清澈的池水緩緩變成紅色，好像從池底翻湧出鮮血，不一會兒工夫，整個游泳池內蕩漾著血一般的顏色，翻動的水流讓人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正要從池底出來！

「就這樣？」

過了差不多一分鐘之後，劉儀愣愣的開口，臉上的表情透著一絲失望。

「你們看那裡！」

林了緣指著游泳館上方的一排氣窗，氣窗的玻璃呈四十五度角翻開著，負責調節館內空氣流通，但此時玻璃窗的顏色特別怪，呈鮮紅色，仔細望去，那紅色似乎還在微微流動，連附近的空氣和光線似乎都被這顏色染紅了。

「是火燒雲，看外面。」

順著林了緣的指引，這才發現，天空中漫著一大片的火燒雲，顏色通紅，看起來就像是裹著紅紗巾的燈泡。

「原來如此，是陽光折射！」劉儀一個擊掌，一臉興奮地說，「當夕陽落到特定角度，天空中又有火燒雲的時候，陽光通過天窗的玻璃正好射入泳池，將池水照成紅色！」

「沒錯，要達成這種奇觀，必須要有許多特定條件，我們能見到這個不可思議也是剛好在這個季節，火燒雲還算很常見，不然恐怕怎麼等都看不到這傳說中的景象了。」林了緣笑道。

「游泳館的氣窗常年都是這樣開著，由於它們的位置非常高，沒人會去動它，也很少去清洗它。」剛才還窩在後面的小齊，不知何時已經跑到我們旁邊，渾然沒有剛才害怕的樣子。

「染血的泳池……恐怕是無意中看到這景象的學長們誇大而富有想像力的描述，慢慢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吧……」

我看著眼前漸漸褪去紅色的泳池，暗歎以訛傳訛的力量果然不可小覷。但是這麼多年來，不可能沒人發現這個祕密，大概是因為對於無聊的學子們來說，這些不可思議的靈異傳說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是一種讓平凡校園生活變精采的方式吧。

「好了，祕密解開了，我們也可以走了吧？」說著，林了緣轉身走向樓梯。

我湊近他，壓低嗓子問道：「不過這樣還是查不出崔志的死因，你對這裡難道沒有一點感覺？」

「跟妳說了，我不是雷達，這方面不是我的強項。」林了緣的語氣有些無奈。

繞過泳池，正準備往來時路走去，我突然發現手上還捧著那束小野菊，既然是人家用來哀悼死者，還是放回去比較好，但眼看他們幾個已經走出了一段距離，我只好將它放在泳池邊，急急趕了上去。

可是……人家明明是把花放在平台上的，硬是被我挪了地方，想想又覺得不太好，下意識地回頭看了一眼。

此時，一個半透明的影子站在那束小野菊旁，頭髮濕漉漉的，貼著蒼白的臉頰，微微低著頭，一雙憂鬱的眸子直勾勾地看著我們。

我還以為是自己看錯了，揉了揉眼睛，再仔細一看，卻什麼都沒有，那束小野菊依舊安靜地躺在泳池邊，我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發什麼呆呢？」林了緣重重的拍了我的肩膀一下，讓我瞬間抽離那種靈魂脫體的感覺。

「沒……沒什麼。」我收回目光，趕緊拉著林了緣離開，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到他手心的溫度時，我心裡多少安穩了一點。

如果剛才我沒有看錯，那人影應該是崔志……

根據前一天的發現，劉儀決定從照片上的人開始調查，作為崔志的兩個好朋友，趙毅和王亞軍自然成為她首當其衝的目標。而我也被她硬逼著加入了她所謂的怪談調查團，我早知道掛名社員，也不是那麼好當的……

午餐之後的時間最充裕，而且大部分學生都會留在學校，這個時候要找人也比較容易。

我們來到趙毅就讀的企管系，但找了半天都沒見到人，一路打聽之後得知，他可能在學校小花園裡「用功」。

來到小花園，劉儀讓我待在原地，一個人進去了十分鐘後又返回來，拉著我找了張石凳坐下，還拿出一把扇子悠閒的搧著風。

她進去找人，回來怎麼變這樣？難道是人沒找到？

「趙毅呢？沒找到嗎？」我問。

「找到了。」

「那還不快去叫他？」我很奇怪劉儀怎麼會這麼有耐心，因為在她身上根本找不到這項「美德」。

「人家在用功呢，等他自己出來吧。」劉儀抬頭看著樹上的麻雀，涼涼道。

「啊？是在看書嗎？難得妳也會這麼為人著想。」

「此『用功』非彼『用功』啊。」她嘿嘿一笑，那詭異的表情看得我一頭霧水。這時候，一陣男女的笑聲傳來，轉頭一看，一張俊俏的臉，染著一頭褐色頭髮的男生，正擁著一個女生從小花園裡走出來，男生不時親吻著女生的臉頰，一副旁若無人的樣子。

那就是照片上的人之一—趙毅，可是他身邊的女生卻不是我在照片上見過的，但兩人儼然一副情侶的樣子。

「趙毅同學，我是校報的記者，可以採訪你一下嗎？」劉儀微笑著迎了上去。

「記者？」趙毅的樣子頗為驚訝，隨即笑逐顏開，轉頭親吻了一下身邊的女生，「寶貝，妳先回去，我等下就來。」

女生笑盈盈的點了點頭，順從地轉身離去。

「我怎麼不知道，我們的校報有這麼漂亮的記者啊？」趙毅一臉微笑的看著劉儀，眼神中充滿誘惑，一副電死人不償命的表情，難怪有那麼多女生拜倒在他的牛仔褲下。

不過，劉儀也不是省油的燈，對趙毅的電力完全絕緣。

「聽說你是崔志的好朋友，是吧？」

一聽到崔志的名字，他的臉立刻沉了下來，深鎖的眉間流露出厭惡的氣息。

「你們還想知道什麼？我已經被警察煩過一次了，麻煩妳有什麼想問的，就去問警察吧！」丟下這句話，趙毅頭也不回的走了。

「反應這麼大啊，看來事情變得更有趣了。」劉儀的嘴角揚起一個得意的弧度，三步併作兩步地趕了上去，一把拉住趙毅。

「崔志不是你的好朋友嗎？他死了，你難道一點也不傷心？」

「人都已經死了，我傷心能改變事實嗎？」趙毅想收回被劉儀拉住的手，卻無法如願。

「難道你沒想過要追查他的死因嗎？還是，你根本……就知道些什麼？」劉儀不屈不撓的追問。

趙毅的臉色突然變得很難看。「我不知道妳在說什麼，快給我放手！」他加大了動作，想擺脫劉儀的箝制，兩個人拉扯的樣子，遠遠看去就像是一對情侶在吵架。

「劉儀，妳先放開人家，有話好好說啦！」

眼見情形不對，我趕忙上去勸架，被夾在兩人中間的滋味可不好受，這場混戰也引來了不少路人駐足圍觀。我急著想趕快把這丟臉的場面結束掉，卻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一個女生，一衝過來，不問青紅皂白就給了我一巴掌！

「喂！妳怎麼亂打人啊？」

劉儀一個轉身，擋在眼冒金星的我和那女生中間，怒目瞪著那女生，一副要把她吃掉的樣子。

「不許你們纏著我的小毅！」那女生將趙毅拉到自己身後，用嬌小的身軀阻擋我們，瞪著大眼，不服氣地迎視劉儀吃人的眼神。

「何靈！妳怎麼可以亂打人？」趙毅怒斥道。

何靈轉過臉，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樣，眼中閃著點點淚光，顫抖著雙唇沒有說話，可憐兮兮的望著趙毅。

眼見何靈這樣，趙毅歎了口氣轉身就走，何靈則趕忙追了上去，臨走前還不忘轉頭對我們投來一個怨恨的眼神。

平白無故被人搊了一記巴掌，為什麼受傷的總是我？捂著發燙的臉頰，我滿腹委屈。拜託，論姿色論身材，劉儀都比我強，怎麼那女生打人的時候，偏偏就選我啊……

等等！她的名字叫何靈！

我努力擦去腦中被滿天金星模糊的畫面，仔細回想那女生的臉來：小巧精緻的五官，白皙的皮膚，以及那頭齊肩長髮，沒錯！她跟那張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樣！何靈，也就是趙毅的正牌女友！

「早就聽說過何靈是學校排第一的醋罇子，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劉儀用誇張的語氣說道。

「這位小姐，妳現在該關心的應該是無辜被打的我吧？」我揉著臉，拋給她一個怨恨的白眼。

「呵呵，好嘛好嘛！我補償妳哦，乖～～」劉儀笑著擾亂我的頭髮。

不理會她的戲謔，我轉頭看著趙毅和何靈離開的方向，看來從這對脾氣火爆的情侶身上是很難打探到線索了，現在唯一的希望只能靠王亞軍和鄭娟了。

為了節省時間，我和劉儀分頭行動，劉儀去找鄭娟，而我則負責王亞軍。

王亞軍的個子很高，清秀的臉上戴著一副黑框眼鏡，增加了不少書卷味，斯文的樣子十分引人注意，再加上那自然的紳士氣質，的確是個讓女人無法拒絕的男人。見到他的時候，他正被一群超漂亮的女生圍著，好像一群模特兒似的，我呆呆的站在門口，感覺那裡不是我可以融入的世界。

也許是注意到門口多了一個人，王亞軍抬起頭看了看我，隨後微笑著跟旁邊的女生們不知說了什麼，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司徒月心？」王亞軍微笑著問。他的眼睛非常誘人，只要對上他的視線，目光就無法再離開，再加上那低沉的嗓音，我的心臟竟然沒來由的加速跳動，嚥了口水點了點頭。

「劉儀告訴我妳會來。」他將我領到外面的一棵大樹下，找了個有樹蔭的地方，避免我曬到太陽，不得不承認他是個很細心的人。

「你認識劉儀？」真是的，如果劉儀跟他認識，那何必叫我來呢？

「算認識吧，她寫專刊的時候採訪過我兩次。」

「哦，原來是這樣。」我點了點頭，有點不知該怎麼開口。

「說吧，妳來找我有什麼事？」

「其實……其實是……」一對上王亞軍的眼神，我就心跳加速，臉頰不自覺地燥熱起來。臭劉儀，竟然把這種花花公子丟給我應付！

「是什麼？」王亞軍單手撐著樹幹，彎下腰看著我，從樹葉間隙中灑下的陽光撫過他長長的睫毛，使他的眼睛看起來更加深邃。

「是關於崔志……」我低下頭，避免再接觸到他動人心魄的眼神。

「嗯……」他皺起眉頭，突然直起身子背過身去，「關於崔志，警察昨天已經來問過我了，更何況，命案好像不是校報可以插手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你是崔志的好朋友，你覺得他是個會自殺的人嗎？」

「自殺？」王亞軍轉頭看著我，「妳覺得一個擁有大好前途的人會自殺嗎？」

「那會不會是因為小惠？」

「小惠……」聽到這個名字，王亞軍的臉色突然凝重起來，皺著眉頭，目光不知

在看哪裡。半晌，他搖了搖頭說：「小惠的死和崔志的死可能只是巧合。」

「那麼，在崔志出事之前，是不是有什麼奇怪的表現呢？」

「奇怪？」王亞軍抬頭看著我，似乎很詫異我這麼問，「不，沒什麼奇怪的表現，他就跟平時一樣，除了比較憂鬱之外，沒什麼不對的地方。」

「那……在他死後，你們有去祭拜過他嗎？」

「祭拜？沒有，還沒有這個機會。」王亞軍的語氣出奇的平靜。

「那游泳館的小野菊是誰放的？」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昨天我們在游泳館的二樓平台發現一束小野菊，我還以為是你們……」

「菊花？」王亞軍的神情有些怪異，眼神游移，似乎正在回憶著什麼，額角沁出的汗珠，讓他的臉色顯得特別蒼白。

「對不起，我還有事。」不等我開口，他已經轉身匆匆離開。

王亞軍的反應……真可疑，只可惜我沒有劉儀那種死纏爛打的勇氣。所以只好先去和劉儀會合。

而從鄭娟那回來的劉儀也同樣一無所獲，他們是真的不知道，還是有所隱瞞？不管事實是什麼，線索似乎就這麼斷了……

夜晚，教學大樓只有一間教室還亮著光，教室裡的兩男兩女各自安靜的坐著，誰都沒有說話。

「今天有個女生來找我……」先開口的是王亞軍。

「校報的記者吧，我也碰到了。」趙毅無聊的轉著筆，嘴角掛著冷笑。

「她們似乎對崔志的死很感興趣。」鄭娟說話冷冰冰的，視線一直在手中的書上。

「警察也來查過了，不也沒發現什麼嗎？」趙毅的話是對著鄭娟問的。

「……不可否認，崔志的死的確很詭異。」鄭娟闔上手中的書，抬起頭，鏡片後面的一雙眸子，就跟她的語氣一樣冷。

「應該……不會跟那件事有關吧？」低著頭的何靈，聲音微微顫抖，緊握的雙手看得出她很緊張。

聞言，其他人的臉色都變得蒼白，彼此面面相覷，卻都不知道該說什麼，氣氛一下變得詭異而壓抑。

「夠了，忘記那件事吧，也許崔志的死只是個意外，我們不要胡思亂想，自己嚇自己了！」王亞軍提高了聲音，「特別是那幾個好奇的校報記者，別讓他們知道，否則的話不知道會弄出什麼事來！」